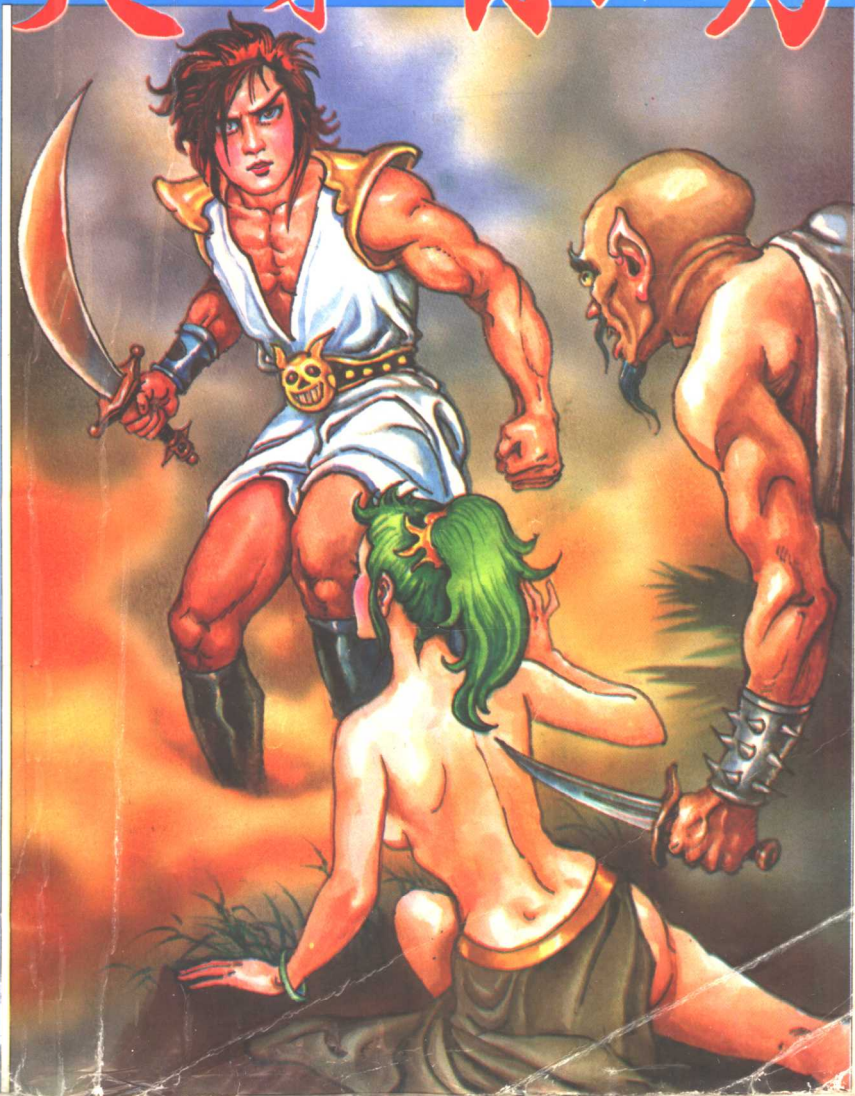


珍藏版

天才小刀

辛弃疾作品集



天才小刀

辛弃疾 著

(上)

陕西旅游出版社

天才小刀

辛弃疾 著

(下)

陕西旅游出版社

(陕) 新登字 012 号

责任编辑：张小平

封面设计：怀 宇

责任监制：刘青海

天 才 小 刀

辛弃疾 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安康天宝印务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6 印张 392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418—1599—3/I·423

(上、下册) 定价：19.80 元

本社出版各类图书，涉及著作权，肖像权等权利
责任由编著者承担。如发生此类纠纷，请直接与编著
者联系，出版社概不承担任何连带责任。

本社图书凡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
刷厂联系调换。

陕西旅游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年仅十六的高峰练就了一套奇特的、人见人怕的杀人刀法，被誉为“天才小刀”，也因此被兴雄霸三江的三船帮帮主——马水龙有深仇大恨的段玉看上，段使尽苦肉计、美人计……，使他成为她的杀手，从而把他卷入险恶江湖的漩涡中。

他万没想到这“天才小刀”的美誉竟给他带来接二连三的噩运……

目 录

第一章	初露锋芒	(1)
第二章	陷入情圈	(57)
第三章	身不由己	(111)
第四章	执行任务	(167)

目 录

第五章	自投罗网	(251)
第六章	旧恨新仇	(277)
第七章	将计就计	(338)
第八章	忠心效命	(385)
第九章	功成身退	(444)

第五章 自投罗网

赶大车的也火了，他还未发作，三个汉子已冲着道士道：“人呢？”

道士指指三人，道：“不就是你三位从江中走出来的吗？难道三位不是人？”

中间怒汉抖手要揍人，他怒骂：“他妈的！”

那道士只一旋身例躲过迎面一掌，他叫道：“怎么？打人呐，打出家人哟。”

他叫着闪到大车边。

三个怒汉嘿嘿笑，中间那人戟指大车，道：“统统下来，快！”

赶大车的道：“干甚么？”

那怒汉摆动一对分水刺道：“老子们要检查。”

赶大车的猛然掀起车廉布，道：“车上放的是棺材，还有个送葬的可怜人，有甚么好检查的？”

三个人走过来看，不错，车上是放着一口棺材，棺材好像很薄。

穷人家死了人，棺材就很薄，有钱人的棺材就不一样了，有钱人用的棺材是青铜的，棺材里面更讲究，金银首饰带珠宝，珍珠玛瑙一箩筐，死人也摆场，只不过有一样——容易被人把墓挖了。盗宝的人太多了，盗宝的人不怕鬼，因为这年头鬼也怕恶人。

三个人彼此点点头，觉得车上不会有问题，那年头行船的人最迷信，三个人都是在江面上混的人，谁也不愿意去打开棺材细查看。

中间那人又往大车下面看一眼，他手一挥，沉声道：“滚，王

八操的，误了爷们好多宝贵时间。”

这正是打狗不成反被咬一口。

道士叹口气，道：“时代不同了，好人倒楣了，哪个凶狠便是爷，爷的话放屁也是香喷喷的呀。”

赶大车的沉声道：“道长，你念经吧，死人等着你超度了。”

道士又开始手舞桃木剑，那大车开始往前动了。

只不过也该出事，本来大车静静的停着，不料大车突然一晃，也正巧车轮在石头上撞过去，便也使得大车上的棺材一声“咚”，在棺材中躺着的高峰便也被颠得大声的哎唷一声叫。

“他妈的，棺材里面是活人。”

另一个怒叱道：“老子们差一点上大当。”

左面的那人抖着手中尖叉，吼道：“听声音，一定就是那个逃走的臭小子！”

那道士无奈的道：“三位施主，何必一定找麻烦？我看算了把！”

“去你的施主，你这道士不诚实，老子先修理你。”

道士退了一大步，他抬头对赶大车的道：“我亲爱的师老兄，你们说哪一个是我老白的。”

赶大车的道：“我看三个没有一个是省油灯，只不过他三个的力气也放的差不多了，你说是不是？”

道士道：“我也看他三个在喘大气。”

不错，三个人正是“水上疯子”尹浪、“八爪水怪”石飞与“江怪”李大山三人。

还有个“河神”齐升已经从对岸追下去了。

道士与赶大车的跳到一边站定，当然，坐在棺材一边的屠山也下来了。

三个人并肩站在石飞三人对面，月光下双方一瞪眼，便立刻彼此认出来了。

石飞喷饭似的咒骂，道：“他奶奶的熊，原来是你们三个泼皮

呀！”

屠山大声笑起来，他只要换个模样，便立刻变成杀猪人了。

师怀玉沉声道：“爷们不想占便宜，在你们累个半死的时候出刀，可是你们三个不想活，一心要我这位道兄超渡你三人，啊哈，那就别怪老子了。”

尹浪是个疯狂杀手，他闻得师怀玉的话，立刻向师怀玉逼近，沉声如闷雷道：“操，你以为你占便宜了？老子先送你上路吧。”

他的尖叉直往师怀玉的胸前搠去，只一出招就是不要命的干起来。

双刃尖刀横着削，师怀玉不同方向的一连削出十七刀，他的人已侧旋着滴溜溜的转，便也撩起一阵叮咣声。这两人交上手，双方都恨不得对方立刻死。

石飞的一只分水刺上击下削，不要命的扑向屠山。

屠山的双刃尖刀早就挥着干上了。

屠山边杀边厉声道：“他奶奶的，“三江八怪”来了三个，咱们今夜使把劲，打从明天起，改写“三江八怪”成“三江五怪”，哈……”

他是说今夜非宰掉三江八怪这三个不可了。

石飞厉吼道：“谁宰谁言之过早，我的儿，你小心我的穿胸一刺吧！”

屠山出刀如电，敌人虽然两件兵刃，他仍然罩得住，而且绰绰有余的还开黄腔：“我操，水怪升天上了岸，陆上来捣蛋，爷们正是收伏水怪的人，马上叫你们完蛋！”

屠山与师怀玉还真轻松，两人边嘲笑边出刀，而且不断的抢攻。

只有扮道士的白可染有点惨兮兮，只因为他身上带着伤。

白可染遇到“江怪”李大山，他对于敌人的旋刀并不怕，只不过他身上的伤又在流血了。

龙记客栈中，刘大夫为他上了药，叫他千万别再动刀子，这才两个时辰多一点，他又动刀了。

他本来不打算动刀的，只因为这时候他不动刀就得挨刀，他当然不想挨刀，拚吧。

两上人绕着大车杀，白可染自觉很窝囊，因为他大部分都在躲闪。

他一连绕着大车转了三大圈，一咬牙，抖手忍痛迎着旋刀狂干了。

白可染边杀边叫喊：“我的徒儿小高峰，为师为你就要两肋插刀了。”

不料他这一叫喊，李大山立刻精神大振，他高声道：“你们听到了吗？老尹老石，用点力杀了他们，这棺材里果然是姓高的小子，杀！”他的旋刀变了样，忽斜忽直的罩上来。

白可染大是后悔，他不该这么快就说出棺材里是高峰，敌人一心要杀高峰，当然先要杀掉自己。

如果白可染不受伤，李大山又算甚么东西？只可惜他伤处已流血，他只有招架之功了。

屠山边杀边骂：“王八蛋！”也不知屠山骂的是哪个，他只是骂了这一句。

师怀玉却冷哼一声道：“看吧，倒下的必然是你们，老子有预感！”

白可染仍然在躲闪，他又叫道：“高老弟，快醒来呀，你师父我就快挨刀了呀！”

他叫一遍，又叫第二遍，如果他有机会，一定去拉高峰站起来。

其实不用他去掀棺材盖，因为那棺材盖在移动了。

白可染为了高峰的安全，他看到棺盖在多动，立刻把敌人引开五丈远。

三拨人正杀得狠，猛古丁一声“噗通”响连声，大车上的棺盖

被推开来，棺材中坐起一个人。

高峰站起来了，他不但站起来，而且一声喊：“杀！”

他认得很准，短刀半旋之间，人已往李大山杀过去。

李大山背对着大车，他闻得这声杀，只回过头一半，忽见一团黑影罩过来，他的旋刀急忙迎上去。

“飒！”

“砌！”

好厉烈，也很吓人，他的旋刀被高峰的短刀削断，而高峰的短刀并未停，仍然往敌人的脖子上抹去。那一声“砌”，几乎与“飒”同时发出来一样。

“唔！”是李大山的呼叫声。

人在中刀之后本能的会发出那么一声呼叫。久经杀戮的人只一听便知道是中刀了。

是的，李大山不但中刀，而且他还抖出一片血雨，他不等高峰再追杀，双手捧着快要断了的脖子往江中奔。一边奔一边叫：“快退，姓高的小子要杀头。”

他跃入江中，真奇怪，他在江中仍然捧着自己的头，真怕头会掉下来，虽然李大山的双手捧着脖子，但他的上半身几乎就在水面上，他踩水的功夫真高明，一直往江心中踩去，还真快。

他这一手水中功夫，不只是白可染看得发呆，便是高峰也觉得不可思议。

李大山捧着脑袋逃了。那一边，尹浪与石飞吃一惊，当李大山跃入江中的时候，他两人齐力也往江中跳，刹时之间，三个人逃了一对半。

“噗通！”高峰一跤跌在地上了。他是拚着一口气杀出来的，他若是不受伤，石飞三人一个也别想活。

高峰无力的萎坐在地上，他的刀却指向屠山。

他的眼中露出愤怒的眼神，道：“你……你动手吧！”

屠山哈哈一笑道：“高老弟，你说甚么？”

高峰愤怒的道：“我认识你，十字坡前我还同你交过手，我给了你一刀，你的头……”

屠山不由得伸手摸摸后颈，他想到十字坡的那件事，不由得全身起鸡皮疙瘩。

那一次是段大姐设下的计谋，就是要用尽方法也把高峰留下来。

段大姐很欣赏高峰的刀法。

屠山一声苦笑，他看看高峰道：“高老弟，你的记性是一流的，你还认得我。”

高峰道：“你是三船帮的人，是你说的。”

屠山道：“是我说的，也是我骗你的。”

高峰不悦且吃惊的道：“你骗我？”

屠山道：“骗了你也几乎把我的头落地，高老弟，你的刀法真辛辣。”

高峰道：“你为甚么要骗我？”

屠山随口而编的道：“三船帮的人太多了，我有时候为了方便事情，便也冒充三船帮的人。”

便在这时，白可染已走过来。

他的伤处又在流血，他在一阵喘息之后走近高峰，道：“徒弟，你救了师父一命。”

高峰仍然无力站起来，他用尽了力气，而且也流了太多血。

他的身上是湿漉漉的，那是江水与血水的混合，很不好受。

他甚至连回答的力气也是软弱不堪的。他苦兮兮的一笑道：“师父，你客气。”

白可染道：“怎么办？咱们去哪儿？”

高峰道：“这时候再进城可以吗？”

师怀玉走过来了。

师怀玉追那跳水的追到水边没追上，他的裤子也湿了，一双薄底快靴也装满了水。

他闻得高峰的话，立刻摇头道：“不可以，咱们不能进城，那会给老朱增加大麻烦的。”

老朱当然是龙记客栈的朱掌柜。

屠山道：“我们本来是干甚么来的？”

师怀玉道：“不就是为了寻找高老弟吗？”

高峰怔了一下，道：“找我？”

白可染道：“不是为了找你，我们早就太平的睡大觉去了，我的高老弟，你的行动几乎要了我的命。”

高峰道：“原来你们三位是来救我的。”

高峰想到自己在水龙大船上的时候，那么多的刀剑罩上来，自己还能出招然后再逃入江中，实在太幸运了，却也令段大姐为自己搁下心事，他低头叹了一口气。

白可染忽然蹲在高峰面前，激动的问道：“高老弟，你上三船帮的大船去了。”

“是的，我上去了。”

白可染道：“你怎么会知道那是水龙的大船？”

高峰道：“我是被他们用网捉住装入一只大麻袋中，才上得水龙的大船。”

他此言一出，白可染三人大吃一惊。

三个人彼此瞪着眼，也为高峰捏一把冷汗。

白可染道：“你是怎么会被他们捉住的？”

高峰冷冷道：“他们休想捉住我，我如果不想被他们捉住，那三个人早就死了。”

他顿了一下又喘几口气，道：“我是将计就计，因为我想杀水龙。”

师怀玉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不过你一定吃了不少苦头。”

高峰道：“我被他们揍得死去活来。”

白可染叱道：“太危险了，如果他们先废了你，你如今怕是早

死了。”

高峰道：“他们不敢轻易打开我，怕我出刀。”

屠山道：“高老弟的刀法是一流的，我早就领教过了，我差一点掉头。”

高峰道：“你为甚么要冒充三船帮的人？我也受了你的刀伤。”

屠山道：“如今咱们已相识，又都是段大姐的人，以后你总不会砍我的头了吧！”

他哈哈笑了，师怀玉却抬头看看四周，道：“你们都上车去，我送你们去个地方。”

屠山伸手托起高峰，笑呵呵的道：“为老弟服务，我打内心的高兴。”

高峰道：“不打不相识，原来你是自家人。”

屠山道：“我们都是段大姐的人。”

高峰一声淡淡的，道：“是的，我们都是段大姐的杀手。”

他往大车上爬着，又道：“老兄，你姓……”

屠山哈哈笑，瘦皮的面上不起皱，道：“说了半天忘了告诉你我的名和姓。”

他双手把高峰移进车上的薄棺上，又道：“我叫屠山，屠山就是我的名。”

高峰道：“你叫屠山？山也杀？”

屠山笑道：“我只杀人，而且杀三船帮的人。”

高峰当然知道屠山杀三船帮的人。

段大姐他们均在设计杀三船帮的人，因为屠山他们都是段洪的亲信。

他闻得屠山的话，笑哈哈的又道：“我的名字叫高峰，你却要屠山，咱们两人的名字不和谐。”

屠山道：“所以头一回见面打一架，只不过我屠山不成，却差一点被高峰宰了，哈哈……”

大车动了，是换个方向往南驰。

高峰又问身边的屠山，道：“屠老兄，你平日里干些甚么大事情？”

“我杀猪。”

高峰愣住了，原来屠山是个杀猪的。

屠山今天没杀猪，他折腾了一夜，如今从一条山道上折回家去睡觉了。

师怀玉赶着大车绕过城东往北驰，江陵城外还有一条半大不小的街，最末端有家杂货店。

师怀玉把大车停在杂货店外面，忽见一个中年汉子拉开门露出个人头来。

这人只一看，便又往左右瞧，大车上，师怀玉道：“老苗，打扰你了。”

那人用嘴往里面叹了一下，道：“刘胖子在里面，他想睡，直打喷嚏。”

师怀玉道：“真快，消息立刻送来了。”

姓苗的道：“热闹不热闹？”他的意思是杀得如何。

当然，师怀玉也明白他在问甚么。他叹口气，道：“累了一夜没收获。”

姓苗的正是段大姐的杀手苗太平。苗太平就在这小街头上开了一家杂货店，这个地方有个方便，那就是三船帮的人总喜欢从这条道上去江岸，苗太平就是负责侦察监视的任务，他等着水龙的出现。只不过他等了好几年，水龙就是不出现。

大车的尾部对着杂货店的正门，大车上困难的下来两个人。当然是白可染与高峰两人。

当白可染与高峰刚进门，师怀玉已对苗太平道：“你想知道甚么，问他两人吧！”

苗太平道：“你没有受伤？”

师怀玉沉声道：“你少咒我。”

苗太平道：“你不进来喝两盅？”

师怀玉道：“我要进去喝两盅，你的日子就不太平了。”

苗太平道：“怎么说？”

师怀玉道：“三船帮吃了亏，一定派出不少人四下里在打探，尤其是这辆大车，我得走了。”

苗太平道：“那就快走，我不留你了。”

“砰！”杂货店的门关上了，天刚亮，路上不见人，苗太平又不是真的指望着这间杂货店过日子。

高峰与白可染走进小小杂货店里面，真可怜，里面只有一间小睡房，房中放有一张床，另一面有一个小锅灶，入口还放了个粪桶，光景吃拉睡三步远，全在里面了。

如今床上横着个胖子，胖子在打呼噜。只这么一会儿，刘胖子又睡着了，有福气的人嘛。

“起来！起来！”苗太平一掌打在刘胖子的肥屁股上，他还推了一把。

刘大夫挺直身子，他看看高峰，又看看白可染。

“嗨！你好。”高峰简单的打个招呼。

刘胖子道：“好个屁，觉也没法好睡。”

白可染道：“比我们挨刀好多了吧！”

刘胖子对高峰吼道：“你年轻轻轻的怎么了？那么喜欢去挨刀，你找我麻烦嘛！”

高峰笑得不好看，道：“王八蛋才喜欢挨刀，我只喜欢杀头。”

刘胖子呵呵笑道：“不错，你杀别人的头，我问你，你这一回把水龙那老小子的人头切下来没有？”

高峰道：“我就是去取姓水的项上人头才受了伤，而且我的内伤更重。”

刘胖子道：“我只要知道水龙的人怎样了，你是否杀了他？”

高峰道：“我已经杀向水龙了，可是那老小子真狡猾，他的防